

# 六朝筆記中從言語行為演變來的動詞<sup>①</sup>

周俊勳

索緒爾提出區分“語言”和“言語”，並提出語言研究祇研究“語言”，而不研究“言語”，因為言語活動是異質的，語言是同質的。被索緒爾拋棄的言語行為，卻被喬姆斯基拾了回來。喬姆斯基（1965）認為：“許多現有研究的一個中心題目，就是我們可以稱之為語言運用的創造性方面，亦即它們解脫束縛和不受刺激控制的自由。對於說話——聽話人而言，說他們語言的正常使用是‘具有創造性的’，其意義就是指他們已經把能決定一套無限數的句子的語義學解釋的一套規則系統內化了；換句話說，他必須能控制現在人們常說的他本族語的一套生成語法。”喬姆斯基強調言語活動的“創造性”，這一點索緒爾也深深地注意到了。索緒爾認為這種個人的創造性影響和干擾了語言研究，使語言研究模糊，不可捉摸，主張從靜止的結構系統出發研究語言。喬姆斯基卻認為，正是這種個人的創造性帶動了語言的發展，研究語言就是要研究言語的這種創造性，並稱之為“生成語法”。喬姆斯基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索緒爾極力對立的“語言”和“言語”之間的關係。

在某種意義上，中古的書面語和口語的對立就是這種性質的對立。口語屬於言語活動，具有創造性。研究中古口語詞應該注意其言語活動的性質，更多地關注一些臨時性的使用，從中探討

言語活動是怎樣影響詞義演變的。本文以六朝筆記小說中的一些從言語行爲演變而來的動詞爲例，談談關注口語的言語活動性質對中古漢語辭彙研究的價值。

諾諾/爾爾

(1)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孔雀東南飛》)

(2) [府君]問得：“欲歸不？”得曰：“爾。”(《古小說鈎沉·幽明錄》) | [石長和死後入地獄，被帶去見閻上人]人曰：“石賢者來也，一別二十餘年。”和曰：“爾。”意中便若憶此時也。(《古小說鈎沉·幽明錄》)

“諾諾”、“爾爾”，余冠英(1953: 56)注釋爲“應聲也”。江藍生(1988: 53)認爲例(2)的“爾”爲答應之語，猶今語“嗯，是”之類。例(1)的“諾諾復爾爾”作爲應答之聲，是說媒人高興得不停地說“是是，好好”之類。至於“爾”此義的來源，有人理解爲“爾、諾相通”(孫楷第，見江藍生1988: 53)，有人上推至上古的“唯”(郭在貽1985: 198)。“爾、諾”相通之說是主通假，得證明二者古音相通之由。郭在貽祇是說明了“爾”的用法與上古的“唯”相似，沒有解決“爾”爲什麼具有這種用法。

僅僅局限於書面系統考慮這些詞，可能揭示不出事實真相。李明(2005)分析了現代漢語的“再見”從言語到言語行爲的演變，其順序是：再次見面>道別時說的慣用語>說“再見”、道別。這種思路對我們分析俗語詞將很有啓發。

再來看“爾”的發展。作爲“應答聲”義，“爾”與“諾”相同。如：

(3) 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古小說鈎沉·冥祥記》) | 爾時，婆蹉問衆多比丘：“汝等莊嚴方便，欲詣世尊恭敬供養耶？”諸比丘答言：“爾。”(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3, 2/247b)

但它們來源各異。“諾”本身就是“應答”義（見《說文·言部》），“爾”作爲代詞，在上古表示近指。從文獻用例上看，它經歷了從言語到言語行爲的演變，演變過程是：如此如此>說“如此如此”>應諾。

(4) 第六兩法：難定兩法，不當爾爾。第七兩法：當知當不爾爾。（後漢·安世高譯《長阿含十報法經》1, 1/233c)

(5) 垣迎說輔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晉書·張方傳》） | 于丘彪在山頂鋸木，暮旦拜龕求乞平安。日日如此。即於亥時始欲就臥，忽見一僧執杖排戶而進，彪匡攘欲起，已到床前。語云：“好努力，當得平安。”彪應爾爾而又致拜。（隋·灌頂纂《國清百錄》3, 46/812c)

(6) 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唱“爾”，即日宣殺焉。（《南史·恩倖傳·戴明寶》）

例(4)的“爾爾”是目前查找到的最早用例，第一個“爾爾”理解爲代詞“如此”和動詞的用法皆可，但第二個“爾爾”提示它用作動詞，在這個語境，應該理解爲“說‘如此’”。例(5)的“言爾爾”是“說‘是，是’”，“應爾爾”是“回答‘是，是’”。它們前面皆有動詞，這是其處於言語階段的輔助手段。進一步演變就是脫離動詞的輔助，演變爲用如動詞，如例(1)。例(6)的“爾”也正是處於言語階段，而例(2)、(3)的三個“爾”就徹底演變成有了動詞的用法。

與“爾”情況非常類似的是李明（2005）舉到的“卿”、“爾”、“汝”從人稱代詞通過言語行爲成爲動詞。這幾個例子是大家經常舉到的，引述如下，以便對這類情況有更深的瞭解。

(7) 五人悉對[佛]曰：“吾坐悉達更歷勤苦，悅頭檀王暴逆違道，皆由於卿。”佛告五人：“汝莫卿無上正真如來

平等覺也。”（東漢·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上，4/148a） |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世說新語》35. 6） |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世說新語》5. 20）

（8）禰正平年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交。時衡年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餘矣。（殷芸《小說》卷四“後漢人”）

例（7）、（8）中加點的人稱代詞“卿”、“君”、“爾”、“汝”皆因言語行為而有“以……稱呼”的動詞用法。李明還引用了許多跨語言的例子，說明這類現象的普遍性。

寒暄/寒溫/寒暑/溫涼/燥濕

（9）[王母]下車登床，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太平廣記》卷三引《漢武內傳》） | 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朱子語類·朱子四》）

（10）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搜神後記》卷二“郭璞活馬”條） | 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阮，寒溫畢，即談名理。（《古小說鈎沉·幽明錄》） | 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古小說鈎沉·幽明錄》）

（11）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世說新語》4. 54）

（12）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古小說鈎沉·冥祥記》）

（13）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餉賜之日，可人

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三國志·吳志·駱統傳》） | [翁渡丁姬至岸，姬欲厚謝。] 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搜神記》卷五“丁姑祠”條）

例（9）是李明（2005）舉到的例子。例（10）的第一例“交寒溫”是“問候（天氣）寒熱”，後兩例是說天氣冷暖之類的應酬話。例（11）的“通寒暑”就是“交寒溫”，例（12）的“溫涼”就是說天氣冷暖之類的應酬話，例（13）的前一例是問候言語，後一例是說應酬之類的話。綜合例（9）—（13）的情況，也可以將這類詞語詞義引申的順序歸納為：用在“問”等動詞後組成問候言語>說應酬之類的話>照顧。有時這種過程可能是不全的，有些程序被省略。如：

惡見

（14）諸戲弄之事，彈棋博弈，皆所惡見。（晉·葛洪《抱朴子內篇·交際》） | 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豔容。（又《博喻》）

（15）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5, 4/223a） | 初產之時，身有惡瘡，膿血橫流，甚可惡見。（同前卷10, 4/253a） | 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世說新語》5. 58）

例（14）兩“惡見”都是“討厭見到”之義，前一例用於所字結構，後一例帶賓語。例（16）三個“惡見”都是動詞“討厭”。這個詞詞義的轉變可以推測也是在言語過程中實現的，但中間不存在“說……的話”的階段，從書面的角度不容易察覺。如例（16）《世說新語》的例子，一般理解為它的源義，但那樣的理解使原文的口語性程度大大降低。從前面的“大怒，排文度

下膝”這一連串的動作看來，“惡見”的語氣非常強烈，是說文度非常討厭，已經變癡了，不敢得罪桓溫。這樣讀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當時的場面也歷歷在目。

本文以六朝筆記小說中的幾個典型的從言語行為演變來的動詞為引，主要的目的是要說明中古漢語辭彙研究在注重口語詞、俗語詞考釋的同時，要注意其語料的言語活動性質，從言語的角度多思考一些過去被我們忽視的現象。

〔注釋〕

- ①本文為教育部人文重點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歷代筆記小說俗語言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02JAZJD750. 11—44012。
- ②轉引自〔瑞士〕皮亞傑著，倪連生、王琳譯《結構主義》第57頁譯者注釋①。商務印書館1984年。

〔參考文獻〕

- 郭在貽 1985：《訓詁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 江藍生 1988：《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詞語彙釋》，語文出版社。
- 李明 2005：《從言語到言語行為——試談一類詞義演變》，沈家煊、吳福祥、馬貝加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二）》，商務印書館。
- 余冠英 1953：《樂府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 Chomsky, Noam. 1965: *Persistent Topic in Linguistic Theory*. *Diogenes* No. 15.
- （周俊勳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西南科技大學文學院/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郵編 100871）